

南北浪遊記

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出版

社會小說

南北浪游記全一冊

定價大洋六角

著者 燕雙飛館主

校勘者 永福村農

發行者 國華書局

印刷者 國華書局

分售處 各大書局



總發行所 上海馬路 國華書局

南北浪遊記序

近世小說盛行。社會之作。蓋亦多矣。夫社會小說。易作而難工。以社會情形之複雜。則隨時隨地。可得小說之資料。然亦惟複雜之故。鬼魅魍魎。無所不備。則又因之而不易求工矣。友人墨隱廬主人。以小說名海內。於予爲文字神交。間嘗貽書於予曰。予將有社會小說之作。顧自惟所見不廣。未敢率爾操觚。若夫人云亦云。固非所願。卽欲出奇致勝。又以妄造黑白爲懼。老友盍有以教之。予知君有徵取材料之意。乃取友人浪遊南北之事。以告君。欣然報可。事未逾月。而浪遊記之稿。竟殺青畢矣。且囑予爲之序。予惟社會小說之佳處。首在中乎情理。而遊歷中之見聞。則皆屬眞確之事。而爲入情合理之尤者。是書在小說界之價值。蓋可知矣。至於文筆之清麗。結構之工整。以君聲譽鼎鼎之人名下。當無虛士更何待予。

之。贅。譽。以。貽。佛。頭。着。糞。之。謂。耶。茲。序。顛。末。如。右。聊。報。寵。命。云。爾。

民國十年六月上澣

燕雙飛館主人甫譔

社會小說

南北浪遊記

墨隱生著

在下是世間一個廢物。文武本領沒有一件。武呢。手無縛雞之力。自然不能荷戈執戟。衝鋒陷陣。文呢。靠着一枝禿筆。咬文嚼字。又是饑不可以爲食。寒不可以爲衣。這還不是一個廢物麼。我這廢物自從到了世上。混沌沌沌。不知不覺。已經三十年了。以前的事情。我是半醉半醒。糊裏糊塗。可也記不清楚。去年上。有位朋友合着在下做買賣。商業裏的經緯萬端。本來不是書生能幹的。那位朋友不幸失敗。把我迤連下水。弄得家破人散。落花流水。本來是沒有恆產的人。一旦受了這個劇變。這困難也就可以想見。從此之後。東飄西蕩。便利喪家之犬一般。無所歸束。記得在下自去年冬裏。離開家鄉。出外謀事。轉瞬之間。已有一足年了。這一年裏。南北浪遊所受着的困苦。真是萬語千言。寫不盡。炎涼滋味。足足受穀還了目覩耳聞的許多。社會現狀。合攏起來。真是絕好一部小說。資料這並不是在下借酒澆愁來發牢騷。一則給看官們做消遣。再則看官們也可多知道些人情世故。閒話宜短。當歸正傳。話說在下初失敗的時候。閒蕩在家。衣食不周。心裏又憤懣。又痛苦。覺得天地之大。幾無區區容身之所。有位姓梁的朋友。

是我總角舊交。他在南京一個高等學堂裏當教員。和我感情素好。常有信函往來。我想家鄉無事可謀。到遠處去謀事。又沒有川資和旅費。我自己失敗到這樣地步。雖有親故。誰還信我金錢上的信用。借給我巨款呢。我家鄉離開南京沒有多遠。只要張羅一二十塊錢。便可敷衍成行。這事尙易辦到。所以我打定主意。決計到南京走一遭。可是有一層。這二十塊錢。爲數雖小。還是要東拚西湊的。不過張三借五塊。李四借十塊。容易辦到些罷。我以前雖境遇困難。却從沒向人商量緩急。這回迫得無可如何。做這破天荒的事。幸蒙親友特別照顧。如願以償。我又恐突然而去。給朋友說我鹵莽。便寫了一封信。把前後情形和賦閒的苦況。詳細告訴姓梁的。梁君復信。代我異常扼腕。自然有一番塞翁失馬的安慰說話。但是謀事一層。他說在里煩悶。當然出外消散。消散遇着機會。自應極力代謀。我得了這個復信。便決定出門。再說在下出門之前。還有一個先決問題。便是安排家屬。八口之家。上有老母。下有妻小兒女。莫說甘旨奉親。便是藜藿也不易得。真叫嗷嗷待哺。有得早餐。沒得晚頓。我便把這個問題。向我伯父商議。我伯父由士而商。曾經挫折。境況也極艱難。以財力論。實在不能助我。我本來不

願去牽累他老人家。只爲事到臨頭無法可想。與其覩顏求人。還不如向骨肉至親去商量。心裏打算已定。就去見我伯父。一五一十說明來意。伯父却極慷慨。逕允所請。說道：你出門的費用少也無益多則我又沒有力量幫忙。若說以後的家呢。零零碎碎。早晚到我這裏來。挪借些。我總能擔任的。我既得了這樣的着落話。心裏很是感激。回到客裏。把伯父的話。向我母親轉述一番。略把行李收拾一過。決定明天啓行人家。說一肩行李。蕭條得狠。我這失敗後的可憐蟲。却還覘不上這一肩行李的程度。咧。明天我便動身。臨行時。上老下小。話離握別。自然有一種淒苦情形。這可不用贅說。我家鄉到南京。是有火車通行的。三等的車費。不過化費兩枚英餅。我從前曾到過南京。好幾次。這回算是舊地重遊。這天清晨從家鄉上車。下午便到南京。先在下關地方。找定一個旅館住下。又進些飲食。看看時候。已經傍晚六時。我想梁君住在城裏。我此刻倘趕趁七點鐘的小火車進城。見着梁君。自有一番談話。完了之後。再回旅館。那時可太遲了。所以我便決定明天進城。我住的一家旅館。是狠卑陋的。因爲攢節旅費。自然不得不如此。寓樓獨處。峭對孤燈。思前想後。百念紛來。覺得痛定思痛。比初失敗的時候。更是。

難堪此刻的情景。譬如走入黑漆似的隧道裏。東西南北莫知所向。全仗着自己氣運。如果氣運還是晦塞。飄零淪落。不知要鬧到甚麼地步。想到這裏。真是四顧茫然。欲哭無淚。這一晚裏。方寸的轆轤。上下直到天明。簡直沒有合眼。明天一早。我趁着小火車。進城訪梁君。恰巧這天梁君上午有課。我去的這時候。他已到學堂裏去。我想到學堂裏看他。也未必能接見。徒然擾亂人家的公事。所以就在他寓裏守着。直到午飯時刻。梁君方才回寓。甫經覲面。梁君即失聲道。怎麼半年不見。你就蒼老得許多了。我不覺泣然道。憂能傷人。怎樣的。不憔悴。你說蒼老。還是體面話。梁君定了一回神。又道。老友。這是我的失言。我見着你面本該安慰一番。不料無意之間。說出打動你愁懷的話來。要你原諒。我才是我。見他說話異常懇切。反覺感極無言。一回兒。便將出門的前後情形。約略訴說一遍。因爲這生平極傷心的事實。在不願多提。梁君聰明人。也就不來細問。我便道。你這回來了。我們可作平原十日之遊。你現在一肚子的塊壘。弄得愁眉不展。在身體上極不相宜。應得消散消散。趕快恢復精神上的快感。我笑道。事到如今。我倒處之坦然。此番出門。一心一意爲謀事遊山玩水的興致。是不能強求的。只可謹謝。

不敏。心領盛情了。梁君笑了一笑，就不再提。說道：我今天下午沒有功課，就伴你到下關旅館裏去細談罷。我自從接着你要來南京的信後，這幾天裏狠替你打算一番，你可不用擔憂我們多年。至好你現在既然遭逢患難，我總盡力幫助你的。我道：你儻然真沒有功課，我情願到旅館去談話。患難見交情，我狠感激，就不學空言道謝的套語了。這天我便在梁君寓裏午飯。午飯之後，同趁小火車回到下關。我又問起謀事一層，有無路角。梁君說我太慌，我便不再提。當下在寓談天起來，說了許多空話。後來梁君問我：你想謀那一行的事？我道：飢不擇食，寒不擇衣，我此刻只要有個棲枝，那裏還好。選精擇肥，若說我素來的宗旨呢？教員是不當的一則，沒有學問，防着誤人子弟，二則性氣不良，怕和學生起衝突，現在可連這個也說不上了。你有什么機會介紹我？我無不奉命唯謹。我雖是失敗的人，但還自信能毅耐，苦決不貽薦者之羞。梁君笑道：你如此客氣。我們以後的話就難說了。此刻閒着無事，我們到酒樓去一醉罷。我辭謝道：這一個可以不必。我也沒有這好興致。梁君又道：我們久別重逢，彼此都在客中，同登酒樓一醉也並不算糜費。我還有幾句說話奉勸你的。意氣太覺頹唐，境遇雖苦心，却要

寬放。像你這樣興味索然的神氣。人家見了面。先就不敢奉請。俗語道：「一分肚量。一分福。十分肚量。做宰相。你趕快曠達些。」這是老友的直言。在下覺他語重心長。却是金玉之言。當下便同出旅館。到江南第一樓。我的酒量本極有限。這天多喝了幾杯。狠有些醉意。興致也就添上來了。梁君這時候告我道：「此刻有一家西席。不知你能屈就麼？」我道：「早經聲明。不選精擇肥。自然是願就的。」梁君又道：「明天星期六。我上下午都有功課。我們可星期日去接洽。這家是本地一個紳士。姓郝。住在黃泥崗地方。我和他的長公子。是多年老友。今春他長子去世了。聽說他家裏要請西席。我已去探聽明白。現在就打算推荐老哥咧。在下聽罷。連忙答應着。幾個是字。當時辭出酒樓。彼此分手。梁君自然進城去。我獨自回到旅館。覺得前途已有一線光明。心裏便安定得許多。而且梁君今天居然伴我半日。情意又極懇懃。待遇我這末路人也算絕無炎涼世態。這樣朋友和我家鄉許多親戚比較起來。實在有天淵之別。我想。到這裏一種感激的心。就繚繞於方寸間。一宿無話。明天。我既無精打彩。自然在寓閒守。寫了幾封緊要的信。算是過了一天。星期日的上午。梁君果然惠降。當下趁小火車到無量庵車站。換過洋車。到鼓

樓黃泥崗。找到郝公館。梁君投刺請謁。恰巧主人在家。由門差延進客廳。一回兒。姓郝的從內出來。梁君趨前請安。我也起立招呼。眼看主人的模樣。上身穿着一件玄色寧綢方袖馬褂。下面是件大布棉袍。頭戴瓜皮小帽。珊瑚結頂。居中戴上一方披霞腦後的豚尾。還沒有截去濃髯。闊眉年紀約摸五十歲左右。一見之下。便知這位先生是一個守舊人物。當下彼此通過姓。我才知道他大號是仲敏。兩字當下彼此寒暄一番。梁君先發言道。前回老伯向我說。府上要延聘西席。我一向留心物色。沒有相當的人。這番某君（指在下）從家鄉來。此實在巧不可偕。某君新舊學問。都有根底。特地介見老伯。領教領教。仲敏笑容滿面的答道。難得足下如此熱心。實在感激之至。回頭便向我看。一眼問道。足下一向榮任何職。梁君是亡兒至好。飽學多才。老朽向來佩服。他推荐的人。決沒有錯的。我欠身答道。獎飾過分。實在慚愧。晚生前在上海工業學校肄業。民國元年畢業後。出任報館記者。後來又當書坊編輯多年。寒士生涯說也。惶慚。仲敏道。佩服之至。今日得見。真是三生有幸。在下謙遜一番。仲敏又問起寓處。我告訴了他。他便對梁君道。這事就算定局罷。我明天寫正式信給你。諸仗費心。緩日踵謝。梁君和我

聽了這話。便欣然告辭。仲敏。恭恭敬敬。直送到大門之外。方始作揖分別。我出門之後。在路上又謝過梁君介紹之勞。雖不知道館況何如。然而一出門來。便得館地。也算是件如意事。從此我便在寓靜待郝仲敏的正式信了。隔了一天。梁君氣吁吁的跑到我寓裏。說道。郝仲敏。這個老頭兒。真是老奸巨滑。他見着我們。面何等恭維。一背了面。立即變卦。又不肯老當老實的回絕我們。轉叫我們去辭他。這不是奸滑之極麼。我聽這話。趕忙問其所以。他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來。說道。這就是仲敏的復信。你瞧罷。我拆開看時。上面寫道。貴友品學兼優。允稱師資。惟是舍下家道不裕。擬按年送修六十元。不供膳宿。如蒙貴友同意。明年正月開學。他信上並不止這幾句話。但關於我的話。只此幾句。其餘的費話。當然從略了。我回頭向梁君道。六十元一年的薪水。又無膳宿。還要守候到明年。這不是當我做玩意見麼。那裏是延請西席呢。梁君道。我恨的是他。背面反覆太對不起人。至於這個館地呢。本來味同嚼蠟。得失都沒甚關係。我轉勸他道。世界之人。這樣的人。正多呢。惟其如此。最與世情相宜。像我們的。慇直一輩子。不能得意的。梁君嘆了一口氣。說道。人情詭譎。好不痛憤。我道。這個都是我的。不是累你惹起煩。

惱。梁君道。你知道他拒絕你。我們的緣故麼。我覺得他前後行爲太覺離奇。曾極力去探聽。已被我打聽得明明白白了。我昨晚接到此信。當時狐疑了半夜。想不出甚麼緣故。今天我出城之前。順道先到郝宅。仲敏環沒有起身。我本來不想和他見面。知道此中玄奧。非從他左右探訪不可。他宅裏有位姓唐的。我曾見過幾面。當下便去見他。先講許多空話。漸漸引入正題。姓唐的其始推做不知。後來被我激怒了。方才直說道。主公說的物以類聚。你當洋學堂裏的教員。某君又是洋學堂出身。還做過報館的編輯。你們這班外國奴才。實在不敢領教。我們不待他說完。便答道。算了。可不再說下去。當下就此告辭而出。這個便是老頭兒明迎暗拒的原因。你想如以辱罵生氣。不生氣呢。我聽梁君說完之後。反哈哈大笑。桀犬吠堯。堯非不仁。說我們是外國奴才。這是頭腦不同。有什麼羞辱呢。你和他。是世交以後。仍當敷衍他。萬勿因此介介。這封信也應該給他回復。我們就商議回信上的話罷。梁君道。就請你寫罷。辭意之間。須帶些譏諷。也該給老頭兒知道。我們不是好欺負的。我道。何必呢。刻薄人家。幾句於自己毫無益處。徒取快意。結此惡感。我對於你更於心不安。梁君無話。當下就寫了一封極簡淨的。

復信說北方有信來叫我不能允命。這件事情就此結束了。我雖沒有失意容色形之於外。心裏却不免抱恨。出門第一事。便得如此遭際。並不是郝仲敏對人不住。是我自己氣運不良。所以碰到郝仲敏這樣的人。一回兒。梁君興辭。我閒着無事。在屋子裏踱來踱去。想第二步的進行。我這番出門。自己先存了一種失意觀念。不願多向人家麻煩。免得人家齒冷。所以到南京的時候。除見梁君之外。其他舊雨新知。一概不曾驚動。現在。梁君代謀的館事。既成。曇花泡影。暫時決無現成機會。我就不得不別尋去路。有一位姓馬的。是我八拜之交。從前交情極好。後來因各客一方。已有一年多不通音訊。這不通音訊的緣故。說也可笑。馬君的哥哥。在鎮署充執法官。他自己是文武本領。沒有一件靠他哥哥過活。連魯魚亥豕的妙文章。也不能疊連成句。我寫了信去。總是音信全無。像石沉大海一般。朋友分離之後。本來全仗通信聯絡感情。既然消息隔絕。感情上自然覺得疎遠了。我此時因爲走頭無路。所以想起這人。他公館在城內復成橋地方。明天上午。我便進城訪他。恰巧他不曾出門。相見之下。他覺得我來得突兀。臉上露出奇怪模樣。原來我營業失敗的前因後果。他毫無所知。我到南京之前。又沒有寫

信通知他。他以爲我向來事務紛繁。不會有一天半日的閒晷。斷無脫身到南京的時候。故此不免詫異。我對於以前的事。自問無媿於心。到處對人直講。從沒有隱瞞過。此時在老友面前。自然傾山倒海的和盤托出。他聽我說完之後。呆了半晌。方才說道。這回不算甚事。以後還好力圖恢復。咧。我笑道。以前種種。譬如昨日死。以後種種。譬如今日生。我此刻彷彿再來投胎。還要求老哥照拂。咧。他道。朋友有急難之義。只要力所能及。沒有不効勞的。我道。能得如此感謝。不盡。既而把寓所告訴他。他又道。我這裏實在屋子太少。否則。你就可以到這裏來住。省得旅館裏一樁耗費。我聽馬君專說這半推半挽的浮話。心裏便起了一種感想。我從家鄉而來。照例應帶些禮物。送給朋友。爲着經濟困難。弄得赤手空拳。勢利人的眼光。看來已覺得我不近人情。加以前回受了挫折。此刻如此飄零。怎教人不冷淡我呢。我籌思之下。不敢把請託的話。直截說出。先把別的話去探他口氣。便道。我多年沒有到南京。狠覺得人地生疎。老哥寄居此間。將近六年。對於各界的交遊。諒來極廣。我從前靠編書過活。對於酬應。向來疎懶。此番到南京來。狠想振作一番。多結識幾位朋友。說罷。便眼不轉睛的看他臉色。他似乎已經明白。

我的語意笑道。我既沒有本領。又沒有職業。也並不分出外交際家兒。總算在這裏。當差對於軍政兩界。還略有淵源。我又道。令兄閎才碩學。自然極受各方面的信仰。改日還想叨教一二。咧。我說到這裏。馬君忽詢我道。你來此之後。看過別的朋友麼。我不便將郝仲敏的事告訴他。便答道。老哥是我義兄。我自然先到這裏來請安。其他朋友。有深交的。很少。我想可以不驚動人家。還是不驚動的。爲是馬君道。這話也不差。外間的人情。是澆薄得狠。那一個社會。不是勢利結合。我應着幾個。是知道今天不便再談下文。立起身來。說道。老伯母面前。應得進去請安。就煩老哥帶領入內。他極力遜謝。說我們知己。何必如此拘泥形跡。我也不再客氣。就此告辭。走出大門。取時計一看。早已過午飯時候。我心裏又突起一種感覺。這可不明說了。當下獨自找到一個小飯館。草草果腹。出城回寓。尋思許時。覺得馬君已明明給我一杯閉門羹。但是山窮水盡的時候。還存起一個萬一的希望。就懇懇切切寫上一封信。給馬君。把我的苦衷詳述。無遺。請他於無法之中想個急法。這封信寄去之後。我日夜靜守寓中。眼巴巴望他的答復。果然隔了兩天。他復信來了。說眼前有一個機會。很可謀畫。不知你願否。屈就敢請。

惠臨。一談我得着這個消息。自然又生起樂觀來。他那復信。是人家代寫的。並不是親筆。這層合當聲明。免得看官笑在下的話。前後兩歧呢。我這時覺得馬君爲人。還算厚道。我以前的懷疑。似乎冤屈了人。當天就趕進城裏。適值馬君外出。我便在他公館裏守着。直到晚飯時分。還不見他回家。我不便久待。留下一紙字條。說定明天上午九時。一准訪候。幸勿他往。這才出城回寓。明天我如約再去。馬君尙未起身。我問知其故。原來昨天晚上他在朋友家碰和天明方始回家。所以此時正當高臥。我叮囑家人們不必驚動他。仍在客座靜候。其醒到近午時候。馬君出來招呼我。尙是睡眼朦朧。呵欠頻作。顯得他非常疲乏的模樣。一見我便拱手道。昨天被朋友勦上脫身不成。累老把弟。久候實在待慢之至。我笑道。我本沒有甚事。在旅館裏也只是靜坐。到你這裏等候一回。也不算什麼。況且爲着的又是我自己的事。老哥說話真太客氣了。馬君稍一周旋。又卽入內。大約料理盥漱等事。約摸半小時。再到外邊看我。我不便先提搜尋幾句空話。敷衍一番。馬君始談正文。說道。老弟處境如此困難。命運厄人。無可奈何。我本應盡其棉薄。但我的情形。是你所洞曉的。在別人面前。還要吹牛擺架。你是自己人。知道